

回應《教師工作委員會》總結報告  
何玉芬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本人謹代表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就《教師工作委員會總結報告》提出意見。

**《報告》說了什麼？**

我們認為該報告尚能掌握現今教師工作壓力的來源，並清楚指出香港教師如世界各地教師一樣，面對教學理念偏離（3.29 段）的問題。報告說明了「工作時數」相對其他的壓力來源而言，包括「學校管理」、「校外持分者」、「學生」、「變革」等（3.62 段），並非工作壓力的主因。這一點，我們很認同，證明了教師並非只為逃避繁重的工作量而產生對教育生態的不滿。

與此同時，報告又點出「新政策的精神理念雖獲廣泛認同，但推行策略並不如此。…」（4.7 段），其中的落差，往往是由局方至學校，再由學校管理層至前線教師的傳達過程中，因為外在壓力和誤解而被扭曲（4.6 段）影響所至。

**《報告》欠缺了什麼？**

報告雖能綜合質化與量化研究的結果，指出教育工作者壓力的幾個關鍵因素，並在〈建議〉部份一語道破「加強教育界間的信任和溝通」及「促進社會對教師專業的支持和尊重」應為重點改善範疇之一，但在論述層面卻有明顯的缺欠。報告將教育當局於整個「教師工作壓力」議論中所需承擔的責任幾近全然抹去，將教師群體的壓力及專業危機演譯為專業群體內部失衡及社會因素（適齡人口下降）的偶然性互動，如此，教育當局於教師工作壓力問題上頓變成一個「旁觀者」，或以「問題解決者」的身分，以額外資源為策略「協助」教師解決問題，忽略了教育當局本身就是導致今日教師專業面對的困局的始作俑者之一。

**教育專業的核心與教育改革的矛盾**

教師壓力的核心問題，是教改與教師專業的價值信念在本質上的衝突與不協調。這一點，報告雖曾觸及，卻在未有在建議部份作充足或有深度的回應。

教育改革本身是一個多元的論述，廣經教育當局宣傳的課程改革是教改，對「表現主義」的膜拜、擬市場的文化建造，卻是教育生態及學校管理改革的指導思想。

教師專業，紮根於一套堅固的信念和教育價值，而很多時，這又與教師的個人事業理想、使命緊密結合，互為影響。教師重視將人本培育的精神體現於教學工作，不少教師希望藉「生命影響生命」傳遞愛、信仰，以及道德及社會價值。很多教師珍惜作學生同行者的角色；教師心中的理想教學，不是一張美滿的、夠（家長）叫座力的公開試成績表，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藉教學將知識傳授，感染學生學習學科的興趣及價值。教師追求的「表現」，是透過人際互動、生命的投入和付出，細水長流，對「人」的關顧和建立。這套教師所認同、投身的信念和價值，很普遍是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得以承傳，可以是「前輩教師」與後輩間的交流、切磋；但更多的是教師在課堂教學、身教言教過程中，已將教學信念價值的種子撒在他們的學生心中，影響了新一輩的事業方向。教學價值的傳承，也是一種「生命影響生命」。

教改企圖建立的是一新的教學範式，是一套信念價值的變革——將學校生境置於公利的、以經濟回報掛帥的市場機制底下，充斥著被表現主義支配的浮誇文化，學校、教師迫不得已將大量精神時間轉移往製造，甚至編造可增強「競爭力」的漂亮成果。結果是「全民大煉鋼」，每所學校有符合課改和表現指標勢頭的「搞作」，這正正是教師最抗拒的，也直接威脅著教師的自我及專業身份。

整個社會都說「持份者」，他們應是擁有和關心香港教育發展、學生成長的一份子，而不獨是學校「產出」的「用家」、「消費者」；那麼，給教育「付鈔」的香港政府是持份者，送子女入學的家長當然也是持份者，但學校、教師、學生、關注教育發展的公眾人士所持的「份」，絕不應比前兩者為少。當然，那不是指我們要將有關教育發展的大小事務由每群持份者派出代表議論一番。在參與教育討論和決策的過程中，每方面的聲音都應得到尊重、認真對待和考慮，教育既屬於私人領域（private sphere）、市場領域（market

sphere)，但也屬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簡單一點，就是不同的持份者都擁有互相可較量、彼此平衡的權與責，那才是真正的「夥伴協作」。

當各持份者也有廣泛參與規劃教育政策的機會，在公共空間議論政策時，拋開刻意編造、扭曲數據、檢討現有政策時報喜不報憂的傾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作教育政策的學術研究、廣納學者的多元意見，才能為破敗不堪的「官民」（教統局高官與教育前線人員）關係重建溝通和信任的基礎。